

湖北卷 ● 散文公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席星荃 著 ■

记忆与游走



席星荃 著

记忆与游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与游走 / 席星荃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散文公社)

ISBN 7-5306-4330-4

I. 记... II. 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2768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92千字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15.00元

编者的话

简单而又紧张的筹备之后，散文公社开张了。

顾名思义，“散文公社”是为优秀散文作品所专设的公共社区。关注散文创作一向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传统，我们相信，有无数优秀的散文写作者散落在民间各地，他们寂寞的写作，如同山中的野百合独自开放。“散文公社”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芬芳传得更远一些，为更多的人所闻。第一批所推出的，是来自湖北的席星荃和王芸，我们欢迎更多的散文写作者参加进来，让散文公社更红火，锣鼓敲得更响亮。

序

叶杨

在湖北作家队伍中,就散文写作而言,席星荃和王芸是十分活跃的两作家。特别是近两三年里,他们的佳作不断,见诸于全国许多报刊,且获得了各种奖项和好评。他们的勤奋追求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无论是从现有的作品看来还是对将来发展的预测,席星荃和王芸都是值得文坛关注的散文作家。

从来文无定法,而散文又是所有文体中最灵活多样的。它所表现的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能,而样式也是极为丰富的,有的甚至接近于诗和小说。但正因为它的“散”,要找出其中的真谛并非容易。在我看来,散文看似随意,但要写好却是最难,也最见功夫。

对于席星荃来说,散文就是一个好梦。他的写作既不为稻粱谋,也不为名声谋,他写散文半是做梦半是勤奋。他把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种种思考付诸于笔端,思考得认真,写得也认真。怀念家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席星荃与生活的贴近得天独厚,他的作品中最为动人的是乡村情结。那是饥饿苦难与美好自然、血浓于水的亲情紧紧相伴的情结,他一方面咀嚼着苦难,一方面唱着梦一般的牧歌,思虑着人类寻找和回归家乡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话题。与此同时,他追求着“山中岁月,海

上心情”的品格,从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文人骚客中汲取养分。他引经据典,视野开阔,或咏千年襄阳,或咏山川树木、飞雁奔马,针对当今物欲横流而精神的缺失发出了人生的种种慨叹,主张独立自主、忠诚仗义、朴素节俭、信心和勇气……他的散文因此具有强烈的思辨性以及随之相伴的书卷气,显得入世而又脱俗,优美而不轻佻。

与席星荃不同的是,王芸属于年轻的一代,她的思想成长期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她的作品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显得空灵、聪颖和清丽。她的写作看似随手拈来,但一草一木皆让人动情。作为一个报社记者,她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生活,在完成大量新闻写作的同时,十分难得的保持着一份沉静,又细致地进入到散文的写作。王芸有着出类拔萃的语言感觉,对景物环境描写有独到之处,特别是细微处,常是让人读来一惊。这除了语感之外,显然与她的丰富的想象力分不开。想象力可以说是鉴别一个作家才气的重要尺度,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芸有着良好的艺术潜质和十分可观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对他们的将来有所期待的话,席星荃在保持自己所一贯追求的同时,或许还需去掉一些拘谨,将目光和文笔都放得更开一些。而王芸则需要在轻盈曼妙的同时,更添一份厚实,这份厚实应表现在生活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应该说,百花文艺出版社为繁荣和推介散文佳作,将席星荃和王芸的作品选入“散文公社”丛书,是十分具有眼光的,也说明这两位作家确实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我们期待席星荃和王芸继此之后,能有所突破有所进步,不断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惊喜。

2005年11月17日

我的遥远的小村(代序)

记忆中的小村是多么遥远啊……

人过了壮年,开始进入后半生,而又离开故土的时候,对故乡的那一点热切情愫,就像一坛酒无意中搁了许多年头之后,忽然想起它来,启开封口,那一股醇香冲出来,加倍浓郁醉人似的,怕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

可是又有些奇怪,因为自始至终,在我的心中小村都是遥远的;即使在我少年的时期,身在小村,也觉得小村似乎远在天涯,似乎远在梦境之外。那时,当我还是故乡小村一个少年的时候,放牛,割草,拾柴,浇园……干种种乡下孩子能干的活,补贴贫困的家境。那时候,在我的心中,小村就已经显得十分遥远了。——为什么是这种感觉呢?我就身在小村,小村就在我的眼前啊?

也许,那是一个少年对于远方繁华的向往造成的某种心境,使他敏感了穷乡僻壤的孤寂与冷落;因而,尽管天天在小村行走,干活,夜里做着飞翔的或惊恐的梦,过着炎热的或寒冷的日子,却总是觉得小村是遥远的,带着一点点的凄清。

但现在的感觉却相当复杂,既觉出了故乡当年的许多美好,她纯朴的美丽与温馨,许多印象随着时光的远逝反而愈益切近而清晰;也感受到半世纪来世事的严酷,荒谬,以及虽然无声却藏于人心深处的呼号歌哭。于是,一点点的伤怀,一点

点的沉重,便与一点点的感慨交互渗透了,在心底织成另一番景象出来。

但遥远的感觉始终是不变的。似乎我这一生永远不能够真正回到我的小村,永远不能够找到我的故乡,我为此而诧异,却没有法子摆脱它。

时光是魔术师。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是人却多半不是那些人,以及房舍、池塘、菜园、村路、篱笆和树木……一切的触目之景,都成为时光的苍凉手势了。

困了这些,我时时回到我的故乡,目睹着她的容颜的沧桑,感应着她脉搏的律动……

我要用我的笔,一面追寻着小村的往昔,一面记录下它的今日。但愿我能够把记忆与变迁,梦幻与现实,感叹与沉思,一切的一切,都摹写下来。

但愿我能够。

作 者

二〇〇五年八月五日

目录

引子：槐树畈的地理、传统和人物 001

II 记忆与复原

记忆与复原 011

绿草地(011)/ 野蔷薇(012)/ 蚕豆田(013)/ 蛇的聚会(014)/
剌野菜(015)/ 放牛(016)/ 伊甸园(017)

乡村院落 019

青砖四合头(019)/ 草房小院(021)/ 磨房和碾道(023)/ 猪
圈与鸡笼(024)/ 粪坑与麦糠棚(025)

池塘 027

在大地上劳作 035

耕(035)/ 稼(037)/ 耘(038)/ 穡(040)

庄稼歌谣 042

小麦：雪与火，或者冬与夏的历程(042)/ 高粱：种出来的风
景，或故事的发生地(044)/ 红薯：穷人的庄稼，或老天留下
的一个心眼(046)/ 棉花：女性的庄稼，或母亲们的冬闲生活
(047)/ 水稻：诗歌、画卷，或农民的心情(049)/ 豌豆：农民
的女儿，或蝴蝶的化身(051)

巫风 054

收魂(054)/ 竖箸(056)/ 唱孝歌·葬礼(057)

乡井 062

石桥 065

野物 068

野鱼 071

小枣 074

葶荠 076

II 虚幻的影像

年画与童谣 081

母亲的歌·骑白马 084

雨天的记忆 088

鸟的村庄 090

体验饥饿 093

杏花开,燕子来 097

虚幻的影像 100

1956年:秋翁遇仙记(100)/ 1958年:人间没有天堂(103)/

1972年:电影场上的混乱(106)/ 1975年:一只手的等待
(108)

II 远去的回响

夏泳 115

捡柴的孩子 117

拾穗少年 120
串门儿 123
乡戏 126
戴帽小学校 129
货郎 133
从盛夏到初秋 135
苦夏 138
琐细的梦 141
看花去,看花去 144
五月的乡村 147
远去的回响 150

II 卑微的日子

在油坊里 155
小人物的荒唐事 160
 喝酒的故事 (160)/ 唱歌的故事 (162)/ 祝福的故事 (164)/
 演戏的故事 (166)/ 吃忆苦饭的故事 (167)
乡村人物志(一) 169
 杨舅母 (169)/ 梅兰芝 (173)/ 田三儿 (176)
乡村人物志(二) 181
 二爷 (181)/ 母狗 (185)/ 光明 (187)

III 似梦的游走

村里的废墟 195

过年在村中转了转,有点伤怀(195)/ 蒿娃家的废墟(196)/
表兄讲他见过的废墟 (197)/牛家屋场 (198)/ 村中的空房
(199)/我家的老屋(200)/小村是一座城的废墟么?(202)

去乡下参加典礼 204

盛夏的乡村 211

冬天的原野 218

村中的麦田(218)/ 电动抽水泵站(220)/ 村井(224)/ 宗亭·
祖碑·火葬(226)

正在消失的乡下事物 230

碾与磨(230)/ 陶器时代(232)/ 步瓦(235)/ 斗笠·蓑衣·赤
脚汉(239)

似梦的游走 243

在田家户拜年(244)/ 失效的乡谚,难忘的岁月(246)/ 失去
过一个,不能再失去一个(248)/ 樊家一顿餐(250)/ 留的为
什么留,走的为什么走(251)/ 看不见的空当,远方的诱惑
(252)/乡村喜宴上,狗吓跑了(255)/寂静的午后远眺原野,
也远眺往昔或未来(257)

☞ 引子：槐树畈的地理、传统和人物

槐树畈是鄂西北一个普通的小村。

一些草房瓦房，坐南朝北，疏疏落落的，呈一字形散落在畈上。

村南十几里外横着一带青山，山峰并不高，但连绵成一道曲折的岭和重叠的峰。过了南山便是宜城县界了。村东是田冲，田冲那边是不高的冈，冈上有瘠薄的坡地，冈顶不长树，只长荒草，也长野兔野鸡和猪獾，更早些时候还有狼和狼的窠。冈那边还是冈，一共有八条，所以统称八条冈。翻过了八条冈就是峪山镇，逢单热集。槐树畈的人就赶这个集，但也赶西边十八里外的东津湾镇。东津湾靠着宽阔碧绿的汉水，与襄阳城隔水相望，却有十五里之遥。其间有河床，有沙滩，有旱路。所以槐树畈的人一年也进两回城，鸡叫起床赶路，顶着星光回来。——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现在早不走旧路，大家都走六里路到北边的大埠街去坐中巴，一顿饭工夫就到了城里。

村西是一片大水塘，春天涨水的时候像一个湖泊。有一条水渠从西北流来，斜穿过村庄，向东南流去了。南、北、西三面是略有起伏的平畈，平畈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纵横横横的村庄，村庄之间是田地、水塘和沟渠，四季轮换生长着水稻、小麦和豆类，也长棉花、芝麻，也种高粱和红薯。

在我童年时代槐树畈只有六十多户人家，大多是草房，夹

着些瓦房院落。村中有许多空场、池塘和菜园，也有水田、坟场，到处野草青青，显得空阔疏朗。人家的屋后是各色杂树和野蔷薇丛，春天花香四溢，百鸟鸣啾。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景象。到了六七十年代，村里就有了百余户，村中的水田都垫高做了宅基地；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据说已有近二百户了。人口密集，许多池塘也填了，这是后话。

听老辈人讲土改前村里人口还要少，不少人绝了户。他们常常指着村子最前排的一个空屋场说，那就是武尤清家。武尤清是穷汉一条，不得已做了土匪头，盖了一座青砖大院，人马旗号，轰轰烈烈了一阵，还养了姨太太。据说武尤清严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对本村人很好；但终究是土匪，灭了户，片瓦无存。那屋场没人愿住，忌讳，废墟上长满荆棘杂树，我们小孩子也不敢到那里玩耍。算算，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了。除了武尤清，村里当年当过土匪的还有樊老二和唐老富等好几个人。樊老二生性残暴，伤了村里人的感情，被村里其他当土匪的人除掉了。只有唐老富直活到72年，寿终正寝。

小时候，雨天，我常去老富伯家听故事和笑话。老富伯有三间破瓦房，又矮又小，带一个只有短墙的小院。老富伯年轻时英俊潇洒，当了土匪头子吴兴启的二驾，也毙过几个人，但都是吃了窝边草、坏了规矩的匪徒。他当土匪只不过是混口饭吃。老富伯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眼睛半瞎，我跟他到东冈上放牛，他教我一种叫“诸葛亮点兵”的数学游戏，其实是一种代数方程。他的老伴黄妈妈会给小孩子收魂，爱给青年人说媒，两回给我介绍对象，可惜人家看不上我这穷家，都没成。黄妈妈人缘极好，终日抱一根旱烟袋，她的绝活是用头发拴跳蚤，一拴一串。

老富伯的子孙如今都发达了,有县里的局长,有校长、乡镇干部,只有一个留在村里,是现任村长。老宅基那三间破瓦房变成一排青瓦房,但人都住镇上,终年落一把锁。去年春上遇到老富伯的小儿子,我的本家哥哥,说话间发觉他神情不如以往欢喜,小心一问,他叹口气说:好兄弟,哥我现在任啥都好,却想不到香火成了问题呢……原来他的两个儿子生的都是女孩。关于香火问题是乡下人传统观念里的大事,我说不好,也许它真是一件深刻的事情。

而陈老二却绝了户,他当土匪挣下的一座大正屋被三侄儿继承了。陈家的子孙都是本分的种田人,只有我称为二舅的可以说说。当年二舅的媳妇颇有姿色,跟我的三爷好上了。我三爷是乡队副,有势力,二舅一气之下去国民党部队吃粮,后来带一个排回来报复,逼着席家户替三爷出钱买人。二舅入过青洪帮,在江湖上混过。土改时也当过一阵子民兵,积极了一阵;但终因历史污点没混出名堂。后来跟大队牛支书结了怨,牛支书整他,“四清”时,他当了积极分子,把牛支书整得上吊死了。但事后二舅仍然不受信任,工作队一走,他也待不下去了,就搬家到陈家坡去了。

至于我的祖先,在百年前还是被称为“大户”的富足人家。

在老富伯家南偏西一箭之外,有一连三座青砖老宅子,雄踞在全村最高地段。打头的那座就是我家的祖宅,它是一座“八合头”,即三进硬山式院落。据说我的高祖不仅有家业,也很有面子,他进城办事,若遇朋友相聚不回家,就会将马缰绳取下,拍一掌,让马自个儿回家。过汉江的时候,艄公会说,这是席老爷的马,就牵马上船。一路上,人们都会说,这是席老爷的马,赶它一程,一直赶回家。祖上的德行好,人缘好,以至于此。

家族衰落早就开始，到我父亲一辈已是贫农，八合头只剩正房和一半的偏房了。但门楼檐下的彩绘图案还栩栩如生，门匾写着“耕读传家”。我们家族有读书的传统，算是有点文化气息。远在清朝道光年间，我的祖上有一个叫席学周的，当年的县志上是这样记载他的：“庠生，性孝友，读书樊城，市人罕覩其踪迹。泾渭在胸，口未尝臧否人物，视兄子如己子，课之最严，侄方珩，廪生，方璘，恩贡生。”我有一回到米公祠闲逛，无意间竟然在墙上的碑文里看到他的名字！这证明他的确是当时的一个名士。我家神龛上本有祖宗牌位，“文革”中给胆小的父亲偷偷烧了。席学周是我的九世祖。他的玄孙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他过六十大寿时，一个在陕西做知县的朋友送他一块大匾，上书“垂纶钓渭”四个髹漆黑字。这块匾的一半被我的母亲做了案板，另一半被二爷家拿走。二爷当过国民党的乡保人员，差点没镇压，一直劳改。二奶奶带着孩子过得极艰难，三个孩子死了两个，几十年里变故不断，谁去关心半块旧匾呢？后来我曾想寻找这块旧匾，但早已踪影杳然。我的一个叔祖民国初年读过襄阳府的新式学堂。但那个人早死，没弄出什么名堂。二爷的大儿子倒是读过重庆电力学校，1962年毕业时赶上压缩城市人口，成了下放对象，流浪外乡，居无定所，直到80年代上访多年才重新分配。对一个家族来说，读不读书是有传统的。我上初中时，弟妹众多，生产队年年超支，挣不回基本口粮，生活十分艰难。父母默默地坚持着让我读到毕业。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而传统就是一种精神。我在农村待到28岁，终于赶上高考恢复，考上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我的儿子在南京读了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工作。如此说来，“耕读传家”中的“读”字算是承传下来了。

但是,回到槐树畈我并没有荣誉感。在本村人的眼里,我既然没当官,就无可称道,连累他们说奉承话也为难——没人叫我作家,他们不懂什么是作家,也不打算弄懂。我的一个族兄当着小学校长,当年对我学写作多有鼓励,今年春节我想对他说说创作上的一点成绩,他却意兴阑珊,三番两次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只得噤声。倒是不断听到“老板”一词从村人嘴中吐出。田家户有个小子在城里当小包工头,去年埋老爹时唱了一场戏,放了一千块钱的鞭炮,成了久盛不衰的谈资。

就是那些普通的村人,其命运也充满意味。

30多年前,田家户六七家还聚族而居,一长溜儿草房小院挤在村东梢,门前有一口塘,塘外就是稻田。水塘边斜生着许多老梨树。春天,梨花满枝的池塘使人心动。

田大个子与我母亲沾点表亲。小时候,下雨天,我到他家闲逛,他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编筐,搓绳,做木匠活。他十分节俭,传说他家蒸饭从不捞米,都是连米汤蒸干。他也吸烟,也喝酒,但别人很少看见。我最记得他家墙上的画,那不是一般人家的胖小子骑鲤鱼之类,而是一套四扇屏,各画一只工笔老虎,生动逼真,神态各异;还有过花鸟梅竹之类的条幅,也很雅致。田大个子是文盲,又吝啬,却肯花大价买这种画,真是匪夷所思。

田家户的头面人物是田家发。田家发土改时就当了民兵,早早入了党。后来当小队会计,又当队长。他爱占小便宜,我当会计那几年,对他与保管之间的小手脚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否则他会找我的岔子。田家发当队长不敢惹成分好弟兄多的,对门头小、没靠山的,对生性怯懦的,对一心想巴结他的,却很厉